皇清經解續編

門 口 11
號 698
卷 89

明堂大道錄七

南菁書院
元和惠棟定宇著

同治三六年九月重

明堂郊射

辟廱在明堂之四郊天子將祭先大射于其中謂之射宮詩思齊云雝雝在宮鄭箋宮謂辟廱宮　其在靈囿者謂之澤靈囿有鳥獸詩振鷺雝雝毛傳鷺白鳥也雝澤也鄭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玉海朱氏曰振鷺之詩說者以雝爲澤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尚書大傳曰鄉之取也于圃中謂澤也又云今之取也于澤宮謂射宮也周官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鄭注學大學也射射宮也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

息也鄭氏注云郊射爲射宮于郊也左東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燕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耤燕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蔡氏以明堂爲大教之宮本此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鄭氏注云周人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

此皆明堂之政四達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孔氏以爲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鄭氏注云澤澤宮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

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鄭氏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

尚書大傳曰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鄭氏注云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鬬不可不習故于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一作凡祭餘獲陳于澤鄭氏注云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不

取也何以燃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宮一無宮字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案伏生所云則射義習射于澤樂記楸軍郊射者搜狩取獸勇力之取也射于射宮以貍首騶虞爲節揖讓之取也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故貫革之射息也

禮統曰所以制辟廱何教化天下也辟廱制奈何王制天子曰辟廱圜如辟雝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御覽五百三十四案夏天子曰重屋據明堂也殷天子曰廟據太廟也

辟廱統于明堂之制故或舉其一也

漢官儀曰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廱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

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後漢紀注

明堂設四輔三公

洛誥曰亂爲四輔文王世子論教世子之瀍云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卽虞書四鄰舉陶謨欽四鄰下卽繼以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此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帥教也侯以明之辟廱之大射也撻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方之寄棘也蓋四輔三公皆輔導世子之人世子齒于學故

兼及教胄子則欽四鄰以下皆上庠下庠之事明堂之濂也
古文尚書皋陶謨曰欽四鄰鄭氏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
屬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史記禹本紀曰女無面諛退而誹予敬四輔是四鄰
卽四輔也戰國策顏蠋曰禹有五承湯有三輔莊子亦言湯
問于丞則四輔之名其來久矣近時方氏苞謂四輔之名劉
歆所造誕矣哉
伏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
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
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

君
大戴禮保傅曰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有道者也常立于前
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
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衰者謂之弼
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
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于後是史佚也盧辯
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道者有疑
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
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
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

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也三公爲太子之官僞周官據公羊以爲天子有三公列六官前非古義也

周禮地官曰師氏中大夫一人鄭氏注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云詩云楊惟師氏掌以媺詔王鄭氏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保氏司諫司救之長鄭司農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三德敎國子鄭氏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尻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氏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于路寢門外晝虎焉以明勇猛于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氏注云保安也紱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以道安人者也書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

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軍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閶鄭氏注云閶宮中之巷門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閶日昃出西閶日入出北閶尒疋曰宮中之門謂之閶王尻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閶故周官有門閶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閶燃則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也

孝經予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鄭稱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後漢書劉瑜傳注

明堂尊師

詩書禮樂藏于明堂韓詩說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滅處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故

詔天子學世子教國子皆于明堂及學宮死則稱先聖先師

祭于明堂□□□□于學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瀆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先鄭司農云祭于宗廟中

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

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鄭氏注云四代虞夏商周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氏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明作之師大學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太甲崩又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春秋尊師篇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高氏注云小臣謂伊尹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又曰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高氏注云大學明堂也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爲人上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濛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愷悌敬形乎下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圜丘之祭天神降方丘之祭地示出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蔡邕明堂月令論曰言行孝者則曰明堂宗祀行悌者則曰大學尊事三老五更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案荀子儒效篇首云大儒之效引周公相成王事以周公爲大儒又與秦昭王辯儒者有益于人國末云夫是之謂人師所謂人師卽大儒也蓋師儒之義詳于學宮故引鎬京之詩以爲證又荀子王制篇云王者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瀘而不稅云云夫是之謂人師與孟子對齊宣明堂之政略同然則明堂之政與大學相關非大儒不能行也自古爲大儒者二人周公孔子故孟子陳湯文之事云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亦引鎬京之詩爲證

大戴禮禮三本曰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作之君明堂之政作之師大學之教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君焉出無君師焉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郊丘方澤宗事尊先祖明堂而寵君師寵之四方故是禮之三本也

明堂朝覲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云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詳明堂四門

鄭氏三禮目錄明堂位曰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于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明堂位卽天子之朝鄭氏明堂位注謂周公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失之甚矣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注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

朝禮受之于明堂明堂位及顧命所載是也鄭氏尚書以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覲禮受之于明堂太廟覲禮所云乃右肉膻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是也

覲禮曰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遂從之鄭氏注云隨使者至朝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鄭氏注云受館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鄭氏注云受覲日也諸侯前朝鄭氏注云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舍于朝受禮記曰宗人授次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鄭氏言舍者尊舍也

注云將覲築畱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天子袞冕負斧依鄭氏注云南鄉而立以侯諸侯見朱子語類云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事畢鄭氏注云三享訖乃右肉膻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鄭氏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皇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事也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大戴禮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棨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棨卒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

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士當作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臚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子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攷其習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攷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

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放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荀子儒效篇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明堂耕耤

古文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平古文辨字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平秩南爲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寅餞內日平秩西成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平在朔易厥民奧鳥獸毨毛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　戴氏傳曰緯東也東其耒云尒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君亦有耒親耕之事　農率均田　戴氏傳曰率

者猶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初服于公田
戴氏傳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據此
知夏初亦
用助濛　二月往櫌黍禪　戴氏傳曰禪單也　三月祈麥
實　戴氏傳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
有小旱田鼠化爲鴽　四月越有大旱　九月榮藸樹麥　戴
氏傳曰藸艸也藸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明堂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氏注
大徵之帝也乃擇元辰鄭氏注云元辰郊後吉亥也正義云知用亥
者以陰陽式濛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
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
故用辰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耤盧植禮記注云
帝天也耤耕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章句曰卑
者殊勞故

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
七推大夫十二王終畝可知也盧植注云天子耕耤一發九推
耒反執爵于太寢明堂太廟之
寢故曰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
勞酒是月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
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
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氏注云說所以田舍東郊
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　孟
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季秋
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鄭氏注云定帝耤之
收于神倉祇敬必飭鄭氏注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耤所
耕于畝也臧祭祀之穀爲神倉
周禮天官甸師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耤以時入之以共
齊盛
內宰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鄭氏注云古者使后宮臧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王當以耕種于耤田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種穜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廩人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氏注云接讀爲壹扱再祭之扱田之收臧子神倉者也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耤

詩序曰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鄭氏箋云耤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

詩臣工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鄭氏箋云也莫晚也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

祭義曰昔者天子爲耤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耤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鄭氏注云耤耤田也先古先祖

祭統曰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鄭氏注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祈穀之郊郊祀后稷親耕之耤田當近郊坰

周語曰宣王卽位不耤于畝助者耤也雖周亦助于此可見助濬當廢于宣王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是故稷爲天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气震發農祥晨正韋昭注云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注云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韋昭注云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气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司空除壇于耤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王卽齊宮王乃淯濯饗醴韋昭注云淯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鬱
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耤后稷
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韋昭注云一墢一耦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韋昭注云下各三其上也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民終于千
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
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
官以省風土虞于耤東南鍾而藏之韋昭注云虞御也而時布之
于農稷則徧戒百姓記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
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
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

則大徇棁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
其鎛不解于時
左傳襄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今而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今既耕而後卜郊石經有後字宜其不從也杜預注云北宋本無耕謂春分

明堂養老

周書大匡曰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濬師濬濬人惟重老重老
惟寶肉則曰凡養老五帝憲憲濬也所謂明道惟濬也五帝
以前養老之事無攷周禮秋官伊耆氏鄭氏注云伊耆古王
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
舊德而以名官與賈疏云始爲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文引

之者取息老物證毋者供杖于老者之事故也竊以伊耆氏先儒以爲神農也神農建明堂卽制養老之禮明堂爲大教之宮樂記祭義以明堂配天先賢配食郊學饗射養老耕藉朝覲爲天下之大教周禮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明堂之東序此明堂養老之事也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鄭氏注云憲讀也三王有乞言鄭氏注云有讀爲又五帝憲養气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鄭氏注云惇史史孝厚者也徵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秋饗者老而春食孤子鄭特牲同鄭注謂夏殷禮也又殷傳曰武丁明養老之道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鄭氏注云天子諸侯養老同也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元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孟子言明堂行王政而及王制次養老之後

明堂位載服器官必舉四代蓋春秋之時先古明堂之澧已亡可攷者虞夏商周四代尒文王世子敘四輔三公王制敘

養老亦然

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鄭氏注云祭始之養也鄭氏注云之養老之處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鄭氏注云親貿之者已所有事畢天子乃入始也養老者已所有事于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盧植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鄭氏注云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而上干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所謂達于諸侯

夏官羅氏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鄭氏注云行謂賦賜

秋官伊耆氏曰共王之齒杖鄭氏注云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命時亦命之爲王杖

尚書大傳曰宣王問于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鄭氏注云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鄭氏注云樂正子曾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鄭氏注云揖當爲去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鄭氏注云揖當爲去君揖挾也君曰趨見客無侯朝鄭氏注云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朝棄車輪輪御爲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行義達于諸侯鄭氏注云棄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鄭氏注云建杖建樹也君曰趨見毋侯朝以

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鄭氏注云舍館也重猶卜筮巫醫御
于前祝噎祝鯁以食棄車輪輪胥與就膳徹鄭氏注云胥樂官
徹謂以樂食之也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
之義達于四海鄭氏注云明日旦日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
大義盡反文王之治岐

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舉文王之治岐以爲行王政可以勿
毀蓋文王治岐周公師之以行于明堂故孟子所載耕者九
一以下皆明堂之政也

明堂內治

匠人敘明堂之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尻之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

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業焉上下同之韋昭注云
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天子皐門
內有外朝周書以皐庫雉應爲四門漢以後諸儒則
分內外明堂之濛七其異同不可攷矣面有三
槐左右各有九棘應門之內有中朝中朝東九卿室是九卿
治事之處若嘫公父文伯母所云內朝則明堂也故合神事
外朝在皐門內議大疑詢衆庶故合民事匠人所云外有九
室乃中朝也內有九室公父文伯母所云寢門之內婦人治
其業上下同之者也案九室明堂之濛也明堂有九室明堂
之外又有九室九卿治事之室明堂之內又有九室九嬪治
業之室佐王后親蠶親春之所也蓋外九室與內九室相表
裏皆輔明堂之治者所以後漢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

關雎刺世注春秋說題解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
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
也棟案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明堂也
以稱文王明堂之名始于文王二南關雎先內治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故卷耳兔罝諸詩皆求得賢人之作卷耳說見左傳兔罝說見
金仁山至騶虞而官備矣射義騶虞樂官備也邶不尊賢變風始作明堂
內治其綦重哉

夏小正曰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戴氏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專事者始執操也養長也

皇侃禮記義疏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

明堂月令曰季春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鄭氏注云愛蠶食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鄭氏注云蠶將生之候也具曲植蘧筐鄭氏注云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鄭氏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气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夫人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女外內子女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鄭氏注云登成也　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氏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又曰三月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暻之屬正義云何允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竝以爲在明堂

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鄭氏注云純服亦冕服也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氏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月令孟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漸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社而賦事烝而獻功韋昭注云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何休桓十四年公羊傳注云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衣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以上親桑

周禮內宰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繭郊之粢盛章昭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楚語觀射父曰王后必自春其粢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粢

盛韋昭注云器實曰盛春盛帥后春之

案禘明堂配天也郊南郊配天也祭莫大于配天故天子王后親春其盛

穀梁桓十有四年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又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范甯注云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親是兼旬之事　以上親舂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明堂大道錄八　元和惠棟定宇著

明堂天府

天府爲唐之明堂夏商以後世室重屋之名遞相改易至周爲明堂而春官之屬有天府掌祖廟守藏猶唐之遺如養老之有伊耆氏也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宋均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御覽帝命驗注云天有五帝集尺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周官春官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氏注云祖廟始祖后稷
魯之寶玉大弓者玉鎮大寶器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
陳之以華國也　案祖廟即明堂太廟文二年左傳曰不登于
明堂杜氏注云孟冬祭此三星
明堂祖廟是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鄭氏注云天府
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

明堂天瀌也天敘五典故大訓之書陳于天府天秩五禮故
六瑞之玉掌于天府玉鎮
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
男執蒲璧皐陶謨注天次
之禮以接
之使有常天命有德故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天討有辠故獄
訟之中登于天府小司民曰天民出
寇
王制　故萬民之數登于
天府祿曰天祿孟子分
田制祿故
古文尚書顧命曰陳寶所謂大喪
出而陳之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王肅注云西序
旦夕聽事之坐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王肅注云東序養
國老饗羣臣之坐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氏注云陳寶者有大事以華國也武王伐紂赤刀爲飾大
訓者禮瀌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也宏璧宏大也大璧琬琰
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
雒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
世說新書所云人皆
欽其寶莫能名其器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胤也和
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

中庸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

明堂有六宗祭其祖之所自出而陳之故曰宗器猶功臣之
配食者稱功宗也

明堂嘗新

淮南子本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高誘注云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

明堂月令仲春曰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孟夏曰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曰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曰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曰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尸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葉時五經會元曰明堂有五廟之寢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爲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之于攷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與

周書嘗麥曰維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汲郡古文曰成王四年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

明堂四極

易乾鑿度曰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是本庖犧揲四成卦之濛神農因之立明堂乃有四時之帝外有四門四嶽主之四方諸侯朝覲助祭皆從四門入五服在門內四夷在門外門以

內有位著門以外有四學其有弛于官而解慢教于學而不
率者則竄之遠方故虞世有四裔之投王制有寄棘之屏蓋
王者治天下之大濮始于四門申于四極四極者
天子之所祭由明堂而達之者也
淮南主術曰神農治天下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攷歲
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教化如
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
此之時固固空虛天下一俗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甯尻東至于海西至于
空桐南至于江北通葷粥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
黃帝有大監顓頊有重黎唐虞夏有羲和周有二伯皆主明

堂四門之諸侯詳明堂四面
又曰帝顓頊高陽者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气以教化
治四時五行之气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
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假于上下
四表四方也上下天地也今文大誓曰假于上天下地案明
堂六天亦謂四表上下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暘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郊分命和仲宅
西曰柳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又曰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皋而天下咸服

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杜氏注云渾敦不可教訓之貌 窮奇杜氏注云窮奇不知話言之貌 檮杌杜氏注云檮杌惡戾之貌 饕餮杜氏注云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三苗先儒盡然更無異說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孔子三朝記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燕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成湯受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嘗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尻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尻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尻民地邑民尻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尻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燕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

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

又曰將出學小胥大胥繼漢書百官志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注盧植禮注云大予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續漢書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注盧植禮注云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語內史過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商周四代以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上帝五帝明神五帝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天子頒朝先朝日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諸侯受朔于天子還而頒之于國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大夫士受其君之政以守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楸遷解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云云見上

伏生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

司之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
詩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西東南北卽明堂四門之外辟廱所在四夷朝會所止稱自
者書大傳所云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之類是也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曰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
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
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鳥虖何敝而
臻此與
古文尒疋四極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汎國許愼曰汎國西方極遠之國汎音邠
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郭氏注云皆四鮪竹北戶
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氏注云鮪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

極著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氏注云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案孝經孔子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四海卽四夷諸侯也

尸子曰先王之祠祀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也御覽五百廿六

四極卽書大傳四方之極月令四郊之瀍也

明堂四面

古之帝王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見呂氏春秋愼藝篇取八卦之地謂之明堂位四正東青陽南章北元堂用四面闢四門被四表致四靈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而王道成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

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黃帝立四面三國魏文帝紀注魏昭載黃初六年詔曰昔軒轅達四面之號

尸子曰子贛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御覽二百六十五孔子集語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少皞摯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案顓頊有五官又以二正司天地與少皞略同但命以民事耳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鄭氏注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

又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鄭氏注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爲四嶽掌四時者字曰伸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又曰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明堂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案四目四聰猶黃帝之四面也

虞夏書書序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甘誓乃召六卿羲和當在六卿之中

王制曰天子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氏以爲殷制

案殷二伯猶黃帝大監六卿之兼官

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古文尚書顧命曰僞孔氏以爲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明堂有六天故建官有六官自黃帝至夏商周皆然但紀遠紀近之殊尒主天地者黃帝爲一監少昊爲厤正顓頊爲二

正唐虞夏爲羲和商周爲重黎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以至于夏周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宣王以前周猶有重黎敘天地之官也而主四門之諸侯者黃帝有四面少皞有四司顓頊有四叔唐虞夏有四嶽周語共工從孫四嶽佐禹治水爲禹股肱心膂知夏時四嶽之官猶在商屬之二伯夏以後八兼四嶽之官故商周止有二伯周禮典瑞九命作伯或以一伯周初周召分陝其後畢召制少異于五帝然明堂四門之瀆仍不廢也

明堂四靈

蔡邕明堂月令論陳明堂之義云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治符瑞由此而至矣愚案符瑞者聖人之餘事也致之者順務之者荒故談性命者弗尚焉然以禮運攷之則蔡氏之書

非無稽也蓋其道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聖王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則與易相表裏故云其官于天也修義之柄禮之本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耕種槈穫食之而肥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濂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濂相序士以信相攻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爲大順大順之時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由是四靈爲畜以致太平成既濟定明堂之符也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文尚書皋陶謨曰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韋昭注云三君云鸑鷟鸑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古文尚書君奭篇周公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假　鄭氏注云耆老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假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三國志注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周孔二聖人之言皆以鳳爲祥則禮運四靈之符不爲無據

大戴禮盛德曰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攷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攷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而知也明堂爲太廟故曰廟堂漢書徐樂傳修之廟堂之上梅福傳廟堂之議劉向九歎曰始結言于廟堂後人多用廟堂字爲太廟也明堂者自古有之云云見明堂凡而不知天子明堂爲太廟也

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又曾子天圓曰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盧辯注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盧辯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盧辯注云謂爲之瑞

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鄭氏注云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于元終乎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曰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爲五始元者气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致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爲量也公即位爲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

又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

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
騶虞皆獸名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
瑞麟得而死此天告夫子將歿之徵也說左氏者云麟生于
火而遊于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中央土其帝黃帝孔子
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也
謹案禮運曰謹案以下是叔重下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
西方也指騶虞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白虎
案四靈亦以王者所據五行爲應太皞以龍紀木德也成湯
時白虎戲朝金德也周時鳳皇鳴于岐山火德也禹時洛龜
呈瑞水德也
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賓鬼神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明堂太廟三公在朝明堂路寢三老在學
大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鄭氏注云王中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中正爲既濟之本
巫雲祭郊天之官史靈臺之官卜筮太廟宗祀之官凡國大
事先筮後卜禮有卜禫卜郊之文王得人涖祀輔政故中心無爲而守
至正
又曰聖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
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
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氏注云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郎靈

沼也其餘鳥獸之卵胎可類而窺也則是無故他事使之然也先
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鄭氏注云實
猶誠也盡也

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氏注云大合樂者
謂偏作六代之樂以
冬至日作之致天神八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魅動物物
羸之屬虞書曰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
其于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疏云此經總言三禘大祭尚書云
祖考郎此經致鬼也虞賓郎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郎此經
以和邦國也鳥獸鳳皇等郎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郎此經以諧萬
庶尹允諧郎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
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

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氏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
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
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鐘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
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
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
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
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
龍謂之四
靈云云

案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故禮運因與蜡賓而及四靈大司
樂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
得而禮三代之英可繼大道其以此乎

明堂用四夷之樂

周禮春官曰韎鞮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氏注云四夷之
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疋以南棘任朱離李賢注云毛詩無棘任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魯用四夷之樂僭也然可以爲明堂之證

明堂獻俘

經傳言獻俘或在太室或在辟廱蓋既獻于廟復告于學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

案今樂記無此文當在河閒獻王所獻二十一篇中

呂氏春秋仲夏紀曰武王卽位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坰野歸乃薦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案呂氏五月紀下皆論樂一曰大樂二曰侈樂三曰通音四曰古樂此條在古樂篇與蔡氏所引樂記同則此爲河閒樂記無疑詩序武奏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卽此詩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氏注云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鄭氏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馘或爲國

左傳僖廿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廟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杜預注云愷樂也授數也獻楚俘于

昭十七年曰韓宣子繼文公攜苟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魯頌泮宮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云已見

頌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勳獻俘于廟御覽五百三十三

袁準正論云云辯見下

辯明堂月令非呂氏書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敎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气物行王政也成灋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黷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宜周公之所著也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弟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孔氏月令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

隋書牛宏傳上議曰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合鈔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弟五十三篇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灋皆聖王仁恕之政也

高閌會稽人月令論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于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大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旣爲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謂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旣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旣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謂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尒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人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之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今攷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攷中星以正

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艸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气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于是人君尻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棄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气于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閒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臧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儻臧何者非順時之瀘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

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瀘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

月令可疑者二條乃仲夏之太尉及季秋之受朔尒今定以爲三代之書者案不韋陽翟大賈本不知書及爲丞相貴盛富溢招士以傾四公子著書以耀荀卿之徒意當時諸客將作呂氏春秋應受指于不韋必得古今莫大制作以冠其篇而事無大于明堂之政者故以十二紀編此書之首尋明堂月令本非一代之書實兼有虞夏商周之瀘而孟夏之令命太尉贊桀俊太尉秦官故後人疑爲不韋所作殊不知緯候始于先秦是時尚書中候已出中候握河紀篇有舜爲太尉之文故遂改司馬爲太尉以存五帝之官此呂氏諸客之妄

遂以此疑月令可乎其秦以建亥爲歲首以季秋來歲受朔日爲用秦制則孔氏正義已辨之矣來歲不必專指十月月令孟冬以祈來年于天宗則是十一月建子周之正也

晁氏公武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竄于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錢氏大昕曰月令于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據明堂陰陽記舊文于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閒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云祈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千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臧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辨袁準正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官至給事中

袁準正論曰亂經而謂之正論也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禮之大物故爲一體事義不同同歸于道各有所爲如其說則聖王之政楸亂無紀取詩書放逸之文各有明文竝非放逸經典相似之語各有義據而致之不復攷之人情攷之人情則合驗之道理驗之道理則符準論爲失反誣經傳夫宗廟之中人鬼所尻而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尻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嫚黷死生交錯明堂之中有大寢太室太廟路寢左右个東序西序東房西房大學在東序四學在四門之外天子于其中祭天朝覲告朔行政視學養老各有攸尻冬官七而其制遂不可攷不必如攷工匠人所云李氷和牛里仁論之詳矣準不察而驟因俘戮耳創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譏之不亦妄乎

準以詩之獻四獻祼在泮宮不在太廟王制之訊祼在大學不在太廟故有是駿歟則左傳昭十七年荀吳克陸渾獻俘于文宮亦以左傳昭其明也質文相濟先進禮樂何爲爲非禮乎　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棄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椅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左傳桓二年內部鼎于太廟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故臧哀伯陳明堂之義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云火龍黼冕昭其明也質文相濟先進禮樂何爲爲非類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爲明堂之器準之此言爲非類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明堂之制已亡匠人所載出自先秦書而詆詩書經傳之文爲不可信也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之文三代之文不如此不可以攻工一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始祖太廟與四廟爲五故三代以前無七廟之制穆其以下荒服不至而明堂大禘終王之禮遂廢蓋至是而始改舊制文武之廟不毀乃有七廟記禮者據晚周之制非周公本濛先儒謂太廟與明堂一體未嘗兼及羣廟又三宗不毀之說勃自劉歆顧倒五經班虎謬稱其論之博而萬禘說辨之詳矣夫宗廟鬼神之尻

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濛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五帝之桃在四郊四時迎气而祭于明堂以一帝配其禘嚳之配行于冬至祖宗之配行于仲秋公羊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非祭天而就人鬼之謂王肅謂禘嚳嚳爲后稷之所自出天子父事天事天而就人鬼以爲非義嚳父稷子嚳則嚳無廟而就后稷之廟可謂義乎　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凡虎門之側嗽則學宮非一處也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也大學在明堂小學在明堂四門之外殷尚右故以右爲大學而在郊左爲小學而在宮嗽皆統于明堂故云一　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體

學不可謂立其廟嘵則大學非宗廟也四代立明堂宗祀朝覲耕耤視學養老大判言之以其統于明堂故云一處侯必舍于太廟得毋據諸侯太祖之位乎何其說之不通也又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天子設四學子齒四學在四門之外辟廱環之當入學而太水以節觀者何嫌百姓來觀乎王制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不曰辟廱東膠卽明堂之東序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辟廱在四門之外

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殷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右學左學者各舉其一未嘗與宗廟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養也是故明堂者太廟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覩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冗靈臺望气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明堂太廟清廟本一物太廟之中有太室宗祀之所朝諸侯則于明堂靈臺在其上大學在其東辟廱在四門之外宗祀朝覲饗射視學

造士養老恤孤皆統于明堂之濛故漢儒謂之一物如袁氏之說則聖王之政漫無統紀非三代之濛也古有王冗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冗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古之聖王卜禘之後則視學朝廟之後則師尊友之意無一時而敢解故明堂之濛室以祭天堂以布政東序以視學何君臣同處死生參並之嫌乎晉代崇尚元學撥棄六經故袁氏之徒得以肆其排抵兩漢風流埽地盡矣

步其次七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以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三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四門之學師氏冗東門南門諸侯朝覲猶倘能容何有于公卿大夫諸侯之遠矣禮天子立五門又有四門又有應門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明堂月令有大寢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大戴禮以明堂爲天子

之路寢則明堂又有路門與先鄭王有五門之說何所據邪明堂所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月令有明堂太廟又有太廟太室袁氏反合而一之是亂經也于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荀吳獻俘文宮鬼神獨不惡邪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以周禮閏月王居門終月例之亦當終月以祭祀言之則謂之廟以生人言之仍謂之路寢則月令左右个四太廟一太室則左傳荀吳獻俘反獻于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仍以爲證也獻俘于太廟告訊馘于辟廱周人養庶老于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周人大學在東膠即明堂東序王制鄭氏以爲殷制大學在郊所云或貴在國或貴在郊非乖錯也左氏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袁氏論及此條遂無言罷辯而爲遁辭矣

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之情也此馬氏之謬以是見明堂卽太廟非太廟之外別有明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尼明堂者也此袁氏未知天子諸侯之等殺也義在總論鄭氏謂魯有明堂宜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言行王政故曰王者之堂若言祭祀且說諸侯而教毀則云王者之太廟夫言豈一端而已宗廟爲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魯之郊禘爲非禮齊建明堂僭天子之禮故有欲毀之者孟子勸王行王政以齊王故云勿毀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

公踐東宮宗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天子祭天故云王者而後有明堂此言是也假爲天子戰國之衰說袁氏反不爲之駁正是非倒置矣

潁氏蔡氏以爲辟廱在明堂之中袁氏駁之甚當餘皆謬也

故存其文而論之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元和惠棟定宇著

禘說一

敘首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圜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春夏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圜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以圜丘爲明堂六天之祭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天子配天之典故尒疋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祭自明堂之濛不明後人止據春秋諸侯之禘謂禘在太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諦侶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爲后稷以譽爲祖之所自出而禘禮廢矣後世又祖述肅匡謂魯禘

禘文王以周公配遂以諸侯亦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瀹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禮而致于天子以禘在太廟不于明堂既在太廟遂以禘止審諦侶穆非配天之祭既非配天又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以祖配祖由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瀆愈不可攷矣愚因學易而得明堂之瀆因明堂而知禘之說于是刺六經爲禘說使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四大祭皆配天

祭瀹曰祭瀹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尒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云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禘謂祭昊天于圜丘者以文在郊祭之上郊祭之前唯圜丘尒尒疋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爲大祭故總得稱禘也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者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知于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

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郊用鯀
是稱用其姓氏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
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偰者今有虞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
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偰是在
前者冗後在後者冗前故云宜也後漢仲長統與侍中鄧義論
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
祭天乎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是仲公理亦以四大祭皆配天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偰郊冥而宗湯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韋氏注云昭謂此上四者
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
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

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濮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
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尒虞夏俱黃帝
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
鯀也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濮曰商人禘嚳嚳偰父商之先
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偰也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
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偰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
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
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周語定王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　韋氏注云全烝全其牲體
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楚語王問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王曰其小大何

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韋氏注云角如繭栗
郊禘祭天也握長不出把者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　韋氏注
云牲牛也器實曰粢
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　韋氏注云帥后舂
之服祭服也
詩周頌敘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以下皆祖宗禮
又曰雝禘太祖也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
易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殷薦猶殷祭也祖祖文王也考宗武王也
孝經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
尚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
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
折玉音金聲玉色晻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
伋晻淵其志和其情愀晻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晻然後曰嗟子乎此
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
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營洛陽委粟山爲圜丘注魏書載詔
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孝經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尊事世
統以昭功德祖有功宗有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壇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章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七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

說

禘郊祖宗鄭氏韋氏皆以爲配天之祭郊之配天無論矣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家先宗文王後祖文王宗文王爲配天則祖文王配天可知若嘵郊祖宗皆配天而禘在三大祭之上後人反以爲宗廟之祭何也蓋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說本賈逵但有吉禘時禘時禘之中又有犆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學者不攷遂謂天子之禘亦嘵不亦誣乎劉歆知禘在明堂行于元始

五年近于復古嘵止毀廟合食審諦侶穆而已未聞以祖考配天後漢張純踵而行之此魏明帝所以庿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鄭氏據祭濛魯語謂圜丘之禘以嚳配天其言卓矣嘵又襲兩漢諸儒之說謂圜丘之禘以嚳配天其言卓矣嘵又說之所以暫明而又晦也天子祭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祖之所自出天也故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氏寅曰天子禘諸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太庿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侯祫上下之殺也太祖典禮戡嘵莫敢踰越自明堂之濛不明而禘祫之等殺莫辨遂夷天子于諸侯而七代更立之祭濛後人無有述而明之者蓋兩漢諸儒不能無過焉

終王吉禘

商頌殷武曰維女荆楚罔[illegible]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正義曰一世而一見于王以經言來故解之曰世見曰來王以經言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

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氏注云其日祭也侯服者祀韋氏注云其月祀也賓服者享韋氏注云共時享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衞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要服者貢韋氏注云其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韋氏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祭韋氏注云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許愼五經異誼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橫渠理窟曰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曰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之存也月祀祀于曾高　時享韋氏注云時享享于二祧　歲貢貢于壇墠　終王韋氏注云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

漢書韋元成傳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

許愼五經異誼曰古春秋左氏說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故以爲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于壇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十三　藝文三十八　御覽五百二十八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宝字下云宗廟宝祏從宀主聲又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五經異誼云春秋左傳曰徙宝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

通典五十卷曰裴樞議曰晉徵士虞喜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劉昫唐書郝處俊曰虞氏禘始祖也棟謂郊郊祀之主也宗宗祀之主也石室禘祀之主也黃帝郊嚳云云則禘遠祖郊周之嚳是三代以前郊宗之帝廟以時毀終禘時陳而祭之又曰四十九晉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天子禘于明堂言太廟據諸侯

袁準正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數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大祭者大于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謂也曰夫祫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名異耳所名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袁氏論良是但沿兩漢之說以禘不在明堂又非配天之祭則非也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魏克眞注云萬國舉其大數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又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　新安王氏曰衛氏集說佚其名　不王不禘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誼不同不王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　朱子謂吳斗南名仁傑亦有是說
詩商頌敘曰元鳥祀高宗也　鄭氏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崩而始合于僖之廟歌是詩焉以下商周吉禘
又曰長發大禘也
汲郡紀年曰今謂之竹書　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禮說曰此王者喪終之禘也定樂歌卽所謂禘樂

左傳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通典曰段賜引春秋傳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于廟也
穀梁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倡穆也　吉禘諦倡穆逆祀故無倡穆則是無祖也在太祖廟而無倡穆故云無祖無祖則無天也　太廟爲明堂等天以天爲太祖故云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而行也　禮天子吉禘祭明堂天濛祖亂明堂之濛故云無天而行也　此條爲諸侯吉祫以其涉明堂之濛故並采入

說

祭莫大于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卽吉奉新陟之王升合
食于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而天
者又祖之所自出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是
時四海助祭荒服皆至故謂之終王祭畢而朝諸侯天子負斧
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諸侯阼階諸伯西階諸子門東諸男門
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
外九采應門之外孝經所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配天之禮九夷八蠻五戎六狄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合萬國
之懽心以事其先王通神明而光四海王者之祭莫大于此
詩商頌敘長發大禘也此吉禘成湯之詩其詩曰帝命不違又
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昇天上帝也帝立子生商感帝也

有娀方將遠祖妣也不稱遠祖而稱遠祖妣者帝嚳同妃獨舉
有娀若商家受命之符也周之稱姜嫄亦
嚥元王桓撥始祖也相土烈烈毀祖也至于湯齊湯降不遲武
王載旆新祏主也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功臣也受
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助祭諸侯也
九有有截四夷賓服也至于湯齊配天之事也聖敬日躋文德
也有虔秉鉞武功也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誼也詩元鳥鄭
氏以爲吉禘高宗之詩實吉禘也其詩曰天命曰古帝感帝也
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遠祖始祖也曰武湯太祖也曰先后曰
受命咸宜毀祖及親廟也曰武丁新陟之王也曰武丁孫子饗
帝饗親之聖孝也曰正域彼四方明堂四門也曰肇域彼四海
明堂四極也先邦畿而後四海由內達外明堂之濛也曰方命

厥后曰龍旂十乘五服助祭也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四夷助祭也曰百祿是何與長發詩百祿是遒百祿是總皆明堂之符也舉此一詩而明堂大禘終王之誼備矣

吉禘四時有三名大禘　嘗　大　烝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王者烝嘗禘于明堂

吉禘禘重初灌烝嘗重備物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王弼注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盥也至薦腶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　周易述疏云盥與灌通觀盥而不薦乃禘禮配天之祭故馬氏謂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禮配天之祭灌禮最盛古文作祼周監二代而制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則祼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故曰肆祼獻祭天無灌而禘有灌者宣三年公羊傳說配天之誼云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南郊配天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堂配天也明堂之配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南郊用特牲明堂用太牢我將詩維羊維牛是也　故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故云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灌也禘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略故云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引孔子語者論語文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灌禮非常薦爲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欲觀也所以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觀盥而不薦同誼故虞翻王弼亦皆引以爲證孔安國謂魯禘亂倫穆聖人不欲觀失其誼矣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誼見上

又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吉禘于莊公速也以莊公祔太廟故曰吉禘于莊公非禘于莊公之廟也詳春秋說

襄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傳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嫌不敢忘晉主夏盟故僭禘禮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事也謹者祫嘗　魯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辜昭注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于太廟升羣廟之主欽昭穆之時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魯用禘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無配天之事降于天子也

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僞孔氏盤庚注云大享烝嘗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气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陳氏祥道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祫祭誤矣案此卽大嘗大烝也

說

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于春夏謂之大禘郊特牲祭義皆云春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禘秋嘗祭統春祫夏禘行于春夏之始可以承春故禘以四月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周七月夏五月行于秋謂之大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左傳所謂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喪畢吉禘祫禘祫嘗祫烝四時之祭則稱而其名又相通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此吉祫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魯之八月夏之六月春秋改時則八月吉祫實秋嘗也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此以僖公改祔廟禮與吉祫同而行于夏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言大烝蓋言嘗日之臣有功者生則書勳于大常殁則配食于大烝言大烝實兼嘗禘也故曰名相通也禘行春夏物未成熟其薦簡略而莫

重于始灌天道闇昧推人道以接之故始灌之禮以孫假祖以
祖假天惟聖人爲能饗帝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易觀盥而不薦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以明灌禮之極盛德
修薦薄吉必大來故易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實受其福禴者四時之祭亦行于夏止及二祧而不逮毀廟
故禘爲重未有能行禘禮而不能治天下者故子曰知其說者
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所謂禘嘗者大嘗禘也大禘簡略秋冬之大
嘗大烝則備物矣牲不以特牲而以太牢我將祀文王于明堂
維天其也其詩云維羊維牛
右之饌用九州之美味薦用四時之和气方物極四海助祭

致夷蕃禮器所云以多爲貴也

禘郊大誼

郊配一帝百神從祀禘配六天百王與食

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率德明祀帝無不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
配天者

荀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郊當爲禘此
荀子論三年之喪以三年事之猶未足其上文云社祭社也稷
祭稷也言祭社以句龍配祭稷以后稷配止配一神唯配天之
禘百王與食故云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禮運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祭濃曰有天下者祭百神

說

郊及百神禘并百王郊于南郊以稷配天自泰折泰昭坎壇王
宮夜明幽宗雩宗四坎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
物者皆與食焉禘于明堂以譽配天自后稷不宿鞠陶公劉慶
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圍亞圍組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
王康王以下同配食焉所謂德盛者游廣也自穆王觀兵荒服
不至而明堂之德衰二祧莫建推廣四廟穆共之時文武親盡
廟之說詳古制四廟而明堂之濃廢矣 穆立二祧于是有七
大禘終王之禮廢于穆王故祭公因諫觀兵而及祭祀之典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禘說二

古制四廟

元和惠棟定宇著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禘郊祖宗）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獨感帝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此誤解禮記亦夏以前止有四廟商周始有五廟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此注亦誤庶子王如漢之宣帝後漢之光武宣帝爲父立廟于奉明光武爲南頓君以上春陵節侯以下立廟獨羣臣侍祠不敢于四廟之外有所舉也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下詔議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四十四人奉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郎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盡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侶穆不敘宜入就太祖廟而敘

侶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大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紱于侶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

家語廟制篇曰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　王肅注云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

許愼五經異誼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商頌烈祖正義

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或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淮南時則曰夏令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毀宗宗祀之主親盡廟毀禘時陳其主于太廟合而祭之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鄭氏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傑與湯及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曰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敬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濩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濩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濩云有二祧焉昭難王義云郎中令馬昭康成弟子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夏無太祖則禹時止有四廟　殷入祖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

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尹注漢穀梁
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議皆云周以后稷文武受命石渠
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融魏博士平王馬二家之
言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
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
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
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
虎通爲證驗七廟庶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
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
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

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
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者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
論且家語者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
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
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
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漢書翼奉傳上延問得失奉以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
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上疏曰漢家郊祀祧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
匡衡爲丞相奏從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說

禮記七十子之徒所撰其間雜有後世之禮郎以周言之有周公之制有晚周之制如喪服小記所述四廟之說此周公之制也王制祭瀍所述七廟之說晚周之制也太廟合親廟四爲五天敘五行人親五屬四世而緦故服不過五天子奉天故廟不過五非有降殺也周公制禮止有四廟其時文武尚在親廟之列孔氏正義云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周公制禮時祖紺廟已毀故親廟止有四也後世以其爲受命之君故建二祧而不毀與五廟而七此穀梁有七廟之文荀子瀍後王述其師之瀍穀梁荀子之師以爲有天下者事七世皆晚周之制非周公本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禘郊祖宗皆是雖行配天之禮廟以時毀是以小記止云四廟有虞氏以下四代皆然下配天者廟未毀行祖宗之禮廟既毀行禘郊之禮自古有配天之王無不毀之廟故殷之三宗推以配天廟仍不世配天者功德高也廟毀者親屬竭也仁之至誼之盡也說文云周禮有郊宗石室郊主也宗主也石室禘主也王者行禘郊祖宗之禮奉郊宗石室之主以配天祭則臧之家語所云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此爲不易之典矣西漢永光中議毀廟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尹更始等十八人咸守師瀍主親盡廟毀之議以爲古禮止有四廟不謂有顛倒五經獨排衆議之劉歆掷三宗不毀之說且曰宗變也又曰宗無數也夫自古訓詁未有釋宗爲變者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太史公引此經謂帝無不配天者夫配天之帝皆有功德有功德則宗之如歆之說商家三十一王賢

聖之君過半廟皆不毀則王者宮牆之內恐不能容歆說之僞亦云甚矣而司徒掾班彪反以其說爲博而篤于是又有輕議先儒刱立異說之王肅祖述歆之僞論謂王者本有七廟二祧不在數中後人因之又造爲九廟之說而三代廟制愈錯亂不可明矣

二祧之建當在穆王其王之世大傳述配天之禘而及五服蓋五世親盡故服止于五廟亦止于五又言五世可以通昏而周道百世不通此周公之灃也穆王廣四廟娶盛姬（盛古文郝見穆天子傳）皆違于禮後世知娶同姓之非禮而不知建七廟亦非周公之灃苟無述舊章之小記大傳與守祧灃之章元成等數十人亦孰從而知其失哉七廟創于穆共至春秋爲時王之制故曾子問亦稱七廟

王者天太祖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太祖以天爲太祖猶諸侯不敢壞始祖百世不遷故不敢壞此商周禮也夏以前親盡則毀大夫士有常宗繼別諸侯之始祖也大夫士之宗者始也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郊止乎天子之始祖大夫士有常宗繼別以別貴始天子之天子祭天地而社止乎諸侯諸侯祭社稷道及士大夫大夫祭五祀道五祀之一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大戴禮同

儀禮喪服爲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　鄭氏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偰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

賈氏疏曰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于南郊還以感生祖配祭

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天子始祖諸侯及太祖竝于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太祖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于其君謂免于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墠

董子繁露曰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鄭氏注云言俱本可以配

公羊宣三年傳曰郊則曷爲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注云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食也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稷以天爲父故王者以天爲太祖也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誼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詩敘長發大禘也　鄭氏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鄭志趙商問曰案祭濛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商所據蓋當時諸侯之注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毋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詩長發正義

說

明堂者天子之太廟也天者天子之太祖也荀子曰王者天太祖五德之次開揜之主蔡五行用事之一而王不必言感生而實天之所篤生故譽稷以下文武以上合以配天享帝立廟上天甚神故不曰太廟而曰明堂明堂天濛也嗣天子奉新陟之王祭于明堂由考而及祖由祖而及高曾由高曾而及毀祖由毀祖而及始祖由始祖而及遠祖且上極于祖之所自出嚴父配天天人祖宗聚于一堂聯爲一气此禘說之所以難知也故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

禘用盛樂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在位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馬融注云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舜除喪祭

宗廟祖顓頊而宗堯瞽瞍祔廟
而不配天有虞氏以上尚德也
易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說文曰殷作樂之盛稱
周禮大司樂曰凡樂圜鐘爲宮馬融注云圜鐘應鐘也黃鐘爲角太蔟爲
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春秋稱日至而不稱冬夏以日至爲周
之孟春孟秋也此經言冬日至夏日至
者逸周書周月篇所云
祭祀仍用夏時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
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
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

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宗廟明
堂也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氏注云此三者皆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鄭氏注云季
夏建巳之月
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
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祭統又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
宿夜此周道也而禘有此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
故曰重祭武宿夜卽大武也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周禮曰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以下
敎禘禮兼用
四夷之樂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籥而歌之　鄭氏注云
四夷之樂東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曰以
正以南是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
陳于門故詩曰以正以南韎任株離　章懷注云毛詩舞韎任
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
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誼不在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在
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
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太廟

言廣魯于天下也

禘及毀廟

三禮義宗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王氏詩攷

禘及功臣

尚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　僞孔氏注
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孔氏正義云禘祫則毀廟之
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詩長發敘曰長發大禘也其卒章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顧氏棟高曰長發之言阿衡可謂祭功臣之明證
周禮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
詔之　鄭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劉攽七經小傳曰蔡烝嘗無言大者大烝其禘祫也與

左傳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通志功臣配享下高堂降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位于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用之謂勇言勇而無詣死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

何休文二年公羊注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此謂天子時祫也若諸侯祫祭亦祭功臣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

禘祫等禮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儀禮喪服爲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別子爲宗所以別貴始祖繼別

說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太廟天子禘及郊宗石室諸侯祫及毀廟天子之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之

祫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天子以天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大夫以諸侯之別子爲祖士以大夫之別子爲祖故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也天子之天諸侯之太祖大夫士之祖皆始也而有等禮故云所以別貴始也自明堂之濂不明後世鄭氏之徒遂有祫大禘小之說禘者配天之祭也祫者宗廟之祭也楚語稱禘郊大傳稱禘郊祖宗祫且大于郊謂之小于祫可乎此鄭氏之謬也

周禘魯禘異同

禮記逸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論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歲貢終王　漢書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　通典裴樞議曰虞喜引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柶用桷嚴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兼四夷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崇垝搏玉磬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說

周禘于明堂魯禘于太廟周禘其祖之所自出魯禘及其太祖
周禘用六代之樂魯禘用四代之樂周之大嘗大烝皆配天魯
之大嘗大烝無配天之事周明堂之瀍有圜丘之禘魯所無也
其魯禘與周禘同者祼禮也廟飾也四代之服器官也升歌清
廟下管象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八佾以舞大夏也內夷蠻
之樂也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晚書訂疑一

南菁書院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
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伏書外又得
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
之二十九篇為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
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
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並云十六篇正義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世於二王淳化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此亦類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並立並行而相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甯過而立之是也然揆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有二十九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湯誓高宗形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並重故前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間古

文之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
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
具見前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
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
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
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
定於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
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
記所載有湯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
等文王荂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百
兩出於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三人所稱
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伏書何如邪其乍
明而復晦殆無足惜然使獲存於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
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於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湯誥全
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
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
則此數篇必不能出於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
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眞僞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後漢歐陽氏又分為大小夏侯氏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於數百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於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其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塗惲卽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衛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於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

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妄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興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雜引之也於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証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愼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尚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前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

寶者舍此其奚適邪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尚書古字於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嵎作堣一作崵暘作昜平秩東作秩作釐鷸鳥獸氄毛作毳髦碧三百有六旬碧作朞棋帝曰疇咨疇作𠂤闔其工方鳩僝功作旁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乂作艾肆類于上帝肆作肄禋于六宗禋作烟祡于岱宗柴柴作祡望于山川遍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作侯伯班瑞于羣后歸格于藝祖藝作祖用特五品不遜遜作愻教肖子肖作育告蘇剛而塞塞作寒天討有罪討作簒滔天簒畎作容人巛歜蔓火粉米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達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驁朋淫于家朋作堋娶于塗山塗作屠侜張于四方侜作𠀤弼成五服弼作弼隋山刊木刊作栞兗州兗作沇又作古厥艸惟元首叢脞哉脞作脞隨山刊木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作滒瑤琨篠簜齒革惟金三品篠作筱簜作蕩齒作骴革作鞹金作𨥈絲作蠶織貝厥包織作䌷包作苞橘柚錫貢篚作匪橘作桔柚又作柚厥篚玄纁璣組璣作璂組作祖九江納錦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達于河導岍及岐岍作汧岐作𡸁至于荊山荊作𠕋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太岳作大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碣作揭入于海導嶓冢嶓作崞導作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滄作蒼過三澨至于大別別作𠂤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匯作淮爲作𣲘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滎作熒東出于陶丘北陶作鬱又東至于荷澤荷作菏被孟豬被作陂東爲溝通于淮泗導菏澤被孟豬東流爲汴東入于泗淮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導淮東流爲中江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鳥作雀鼠作鳥東流入于涇過漆沮入于渭導涇自涇陽北過涇水東流入于渭導洛自熊耳東北流入于河導伊自熊耳東北流入于洛導洛東北流入于河導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滎作熒東出于陶丘北陶作鬱又東至于荷澤荷作菏被孟豬被作陂東爲溝通于淮泗導菏澤被孟豬東流爲汴東入于泗淮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導淮東流爲中江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鳥作雀鼠作鳥東流入于涇過漆沮入于渭導涇自涇陽北過涇水東流入于渭導洛自熊耳東北流入于河導伊自熊耳東北流入于洛導洛東北流入于河

彝倫攸斁斁作釋無有作好好作玻稽疑稽作叶曰悔悔作毋庶草繁廡廡作無王有疾弗豫豫作悆我之弗辟辟作辟哉生魄魄作霸盡執拘拘作拘至于屬婦屬作嫋惟其塗丹臒塗作敷乃惟孺子頒頒作放昭武王惟冒冒作眼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蟄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譆常伯常任伯作敀其在受德敯敯作忞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作譣王乃洮頮水頮作沫憑玉几憑作凭敷重篾席篾作莫陳寶寶作宷一人冕執銳銳作鈗三宅宅作託命伯冏冏作駉○書序奪擾矯虔奪作敫劓則椓黥椓作敦惟貌有稽貌作緢報以庶尤尤作訧扞我于艱扞作敦費誓費作柴截截善諞言截作戩斷斷猗斷作詷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詷師乃搯來就甚甚王出涘以相

陵懱祖甲返孜孜無怠孜孜巧言我有載于西賓元黃于

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寶不明以侃伯父以上諸語又出

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前代諸經至唐雖盡改從俗

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

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閒有與說

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僞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

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

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

者察之

教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

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胄長也果爾則馬
當云敎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敎長天下之子弟矣德
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懇懇說文懇懇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脫拒字馬注同尚
書今本作睯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蒻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三笐說
文丁故反蒻胥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陟嫁反以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黃河徐
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漯以通黃河今
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謂許愼時經猶不誤不
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顚木之有曲巘說文徐鍇注云从丮上象枝條華茁之
形後人省丮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鉉云孔安國注尚書
直訓由作用用栔之語於理不通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
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
不爲諸儒所取然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緇有稽說文緇旌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今本作
貌似屬後來之誤字文史記作訊亦與貌義不叶宜攷
書序使百工夤求諸野說文夤營求也朽正切从叟舉目
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
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
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傳其言雖本於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前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賾賾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邪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鋟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其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

正義既云謚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謚既篤信古文而其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謚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於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載於紀武帝咸甯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束晳校正文義而梅賾獻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槩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厭成在張霸後幾二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間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

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以四百年學士肆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三家之書既亡而僞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於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並同者知之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並講並行理之易明者也殆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肆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以並講並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蓋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後人見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

安國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耳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爲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獡此卽僞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獡又曰卽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

本書亦無他艱奧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卽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耶且在郭注爲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已之被欺正卽此而在也噫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人爲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僞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顯爲集解時必無取於僞泰誓安

國既爲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敎胄子胄作稱注引孔安國曰稱胄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朱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顚達蓋亦有疑於李口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顒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

晚書見於朱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顒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舜典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朱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閒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

也至松之子駟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
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矯誣
上天蕭道成九錫文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泰誓殲予一人
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王徵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賦用
禹謨惟德動天顧覬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
輕又宵失弗經徐爰長用禹謨神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
武成
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
罔弗同心以匡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祇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
厥辟又沃朕心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

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
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
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
書中語二書出於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
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鬨之市
而不能以取信於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衆家之紀
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
尚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
僞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
信其爲眞古文而立於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於

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間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譸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袪稱明於古文尚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尚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劉緯年號光伯劉士元始得賈馗梁博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於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卽位之

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
奚爲遲至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
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
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
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
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
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
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
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
史記可證哉案武帝時巫蠱事前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窮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
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惜不與予兄面質之辛卯
三月南耕識時
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
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
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
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
見收於史記則安國生前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
存之以廣異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錢本脫去家字夫錢本後
遠竟無知者乎亦主張太過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
六十卒於家夫安國年已七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卒矣
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
後此隋唐間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衞恆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

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小篆而焚書之
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
石經誤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
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
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
曰古文竝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
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
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矣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忍度古
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戡黎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
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
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
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
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
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
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
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即世俘解也盍徵諸漢
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

有國此以[illegible]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漢書丙作丙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籩于天位又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illegible]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諸逸周書之中更名[illegible]也史記敘伐紂事矣

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懲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乘之珠而借明於爝火邪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僞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

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閒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矣將曰僞邪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會劉歆而蒙其欺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卽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於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卽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卽武成子言明辨皆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卽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冊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

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卽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既出於孔壁而復載於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耶然則南朝之季尚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之惜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樂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八

晚書訂疑二

書序

南菁書院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閒爲尚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前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疏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稷入於皐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并其序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皐陶謨盤庚顧命　九共之書不知何以作而篇有九咸又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寘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有揜誥戴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尚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於諸僞書之前好古者有所不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顚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人乃
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
頭眞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
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
合之遂不行用案二典本爲一篇孟子史記竝同自序始分
爲二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以
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有害於理
此晚書初出尚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興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隋開皇
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自齊建武至是
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
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
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尚書緯近代朱氏竹垞信爲古
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
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堯典賈
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書百官表引尚
書命羲和至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

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攷中孔氏順文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儆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卽左傳之九功也九功又疑卽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詳序之意蓋以皐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并序之而仍以謨歸皐陶其曰大禹皐陶謨者言皐陶謨亦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三

尚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而有是乎 ○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能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爲重遷社卽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爲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

則鑿之甚者矣且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卽不遷夏社之義也武庚旣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子之命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家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旣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猷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

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子謂古人以歲
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
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
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
逆覩其後二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
乃以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
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
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
臣先其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
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孔傳云告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
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卽原筮原蠶之
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

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告周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卽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卽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 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一年則誤 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 以經攷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

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証之殊所未解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卽位之九年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爲武王之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邪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前乎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尙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卽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既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尙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卽民閒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木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閒行師者必載遷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曾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卽曰紂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旣興師而復有二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皆有妄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而使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邪可疑者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於鑠王

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時晦卽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以養晦乘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乃僞傳旣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三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竝云伏生所得之書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皐陶謨舜典益稷不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不分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不分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耶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一爲後出之泰誓耶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鼂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間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其文似兩篇前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於牧誓似非民間所能僞造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前篇馬融譏其淺露且言神怪

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作非泰誓也後人或
又以合於伏書不可得而攻矣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
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宜作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
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
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
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子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篇則宜
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伏書有泰誓但
不能言其眞僞與前篇之出反在後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前篇然此

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
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
侯咸會之下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
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似
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既言伐殷不
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既屬武王又爲武王
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作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
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

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卽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是也孟子蓋卽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
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
旅獒之旅旣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
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
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
何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在十六篇中若
謂周公立於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篡竊導
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
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竝言康叔封於成王
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染於前武庚扇動於後
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
而合周公追爲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
髣髴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

於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爲頑至晚
出之畢命遂視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於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卽不然而肅慎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爲海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葬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三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應非也

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以上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於後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 皐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

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

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

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

官　立政　賄肅愼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

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

侯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謂漢代所出之泰誓也）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汩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

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

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

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前若劉先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

而其數何爲十六其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前已刺其故而闢之矣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眞能言晚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別有辨見靑溪存稿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八終

仁和邵順錫
桐城姚永樂校